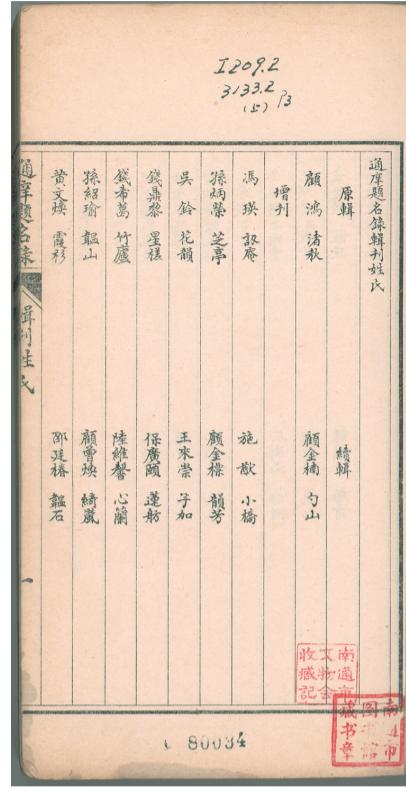


惠民坊顾氏宅院轶事

□王其康



顾鸿辑《通庠题名录》



西花厅中200余年的瓜子黄杨



被汉奸砸坏的古井井栏

老建筑

南通自清以来，就有张、顾、徐、冯四家大户一说。而其中的顾家，属中国的北顾、南顾、后顾三顾中的南顾，因世出长江以南而得名。南通的顾姓，阅顾家史料，属“武陵堂”一支，自明嘉靖前后，由昆山迁入当时的通州，始祖为顾业经先生。“武陵堂”是南顾中最大的堂，起源于三国时期，东吴丞相顾雍，居苏州吴县武陵溪侧，建顾姓之堂，因其居武陵溪侧，故称武陵堂，沿袭至今已超千年。迁入通州后，顾姓日益壮大，人口多，分支也多，人丁兴旺，是真正的名门望族。顾家在南通有几处居住地，如柳家巷顾宅、冯旗杆巷顾宅、义巷顾宅等，多为明清建筑，历史悠久，且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但是，惠民坊的顾宅鲜为人知，至今也没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不久前，由出生在这里、现近80岁的原住民顾林昂先生陪同，我造访了院宅全貌，听到了他饱含深情的讲解，耳闻目睹，十分震撼。在十字街闹市区，居然有这样一处深深庭院，其历史如此厚重。

书香之家

惠民坊顾宅位于惠民坊西巷，是清道光年间顾氏先人购徐姓院落后，投入巨资，按苏式园林建筑风格，半修半建而成的，坐西朝东。整个顾氏院落南北近130米，东西近90米，几乎占了整条巷子。南通老城区，少有保留如此完整、规模这么宏大的民宅建筑院落。尽管原来的乌漆大门现已被腾迁户的木板完全遮住，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的门联也不见踪迹，但仅凭门庭有六米之高，其宏大气势，依旧不减。据顾老先生介绍，从他幼时记忆起，就见此宅院大门堂悬挂在“资政大夫第”匾额。得此殊荣，是因为顾业经的后人中曾有三代人，获清代封号中二品衔的“资政大夫”。此殊荣首先应归于顾家家学渊源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。顾先生深情地回忆到，顾业经后人中，有父子、兄弟、叔侄同科，均获进士资格，所以此宅又有“三进士第”之雅称。听顾先生一席介绍，我忽地联想起，难怪在南通老城的其他顾氏住地，也曾见过这两块匾额，就不足为怪了。

教育之家

惠民坊顾氏家族自成一体、有“顾氏特色”的教育体系，是渐进而成的。顾林昂先生介绍，顾鸿总结了自身科举经历，以及儿子顾金楠在仕途中失败的教训，虽其文才受人赏识，但科举场中，却屡失交臂，故而决定在族内先办家塾。他召回了在高邮当教谕一职的长子顾金楠，以及贡生、任高邮学正一职的次子顾金标，让二子弃官回南通当“家教”，在顾家祠堂开办家塾，在族内广招弟子，不收学费。除了教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外，还自编教材，上文说到的《课孙白话》也是其中之一。此家塾当时在南通影响颇大，生源不断增加，顾家又聘了官员、名人前来助教，不乏知州、学督、学正。学生在家塾中打好基础，学成后大多能顺利进入有名的书院继续深造，师从名师先生。在书院毕业后，则为之后取得生员资格，博得科举功名，打下了厚实基础，铺平

了前行的道路。顾家宅院能出现众多著名学者，无一不得益于这先进的家族教育体系。顾鸿高瞻远瞩，后代受益无穷。更为感人的是，有不少已走出去，学有成就，获得廪生、贡生功名的顾家后人，又回到家塾，接棒家教，使优质的师资力量源源不断。有一支愿意为家塾教育无私奉献的师资队伍，是惠民坊顾宅名人盛出的重要原因。举例说明，《南通县图志》中记曰：“顾金标，字京詹，字韵芳。岁贡生崇权海州、高邮二州训导。始与兄金楠并以文学教授乡里弟子。著籍者各数十百人。为时名宿，顾皆簿于进取。至子及孙，可科第，乃若刈获。”顾林昂先生介绍，在族人中，以往顾家能胜出者甚少。自从有了家塾后，获得功名者就像县志所说一样，如拿镰刀刈草一样多。

顾氏的后人中，在南通办教育有一位杰出成功者，即顾傲基（1891—1964），字仲敬。他创办了私立崇敬中学。顾傲基的嫡孙、著名作家顾小虎在《家塾的故事》一文中，这样介绍其祖父：“比如他讲到自己八岁时，塾师因他跨一条竹竿在庭院中奔跑，便笑嘻嘻出了个上联让他对下联。上联是‘八岁孩童骑竹马’，他想了想，对下联‘万年天子坐金龙’，得到塾师的赞许，认为无论平仄或是词性对得都很工整，而且气势不凡。”我猜想，顾校长从小如此聪明，应该也是得益于顾氏家塾的培养吧。

在“国是日非”的二十世纪初，顾傲基抱定以学为人的宗旨，和“国赖民救，民赖校救”的信念，于1917年斥私资创建中英学塾。后几易编制，四迁校址，两建校舍，1928年正式定名为“私立崇敬中学”。1930年，购城东北营24亩地，兴建校舍为永久校址，即现在实验中学的所在地。顾傲基办崇敬中学时，已是所谓“新学”了，即引入了西方的教育模式。教材则既有国学内容，如语文、图画等，又有西方教育内容，包括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音乐等。这是顾氏教育体系，由家塾向学塾实质性的飞跃与突破。从此，北濠河岸边书声琅琅，弦歌不绝，英才辈出，桃李满天下。我本人有幸，后来也是该校六六届的毕业生。

庭院之家

在造访惠民坊顾氏宅院中，我不仅感受到这儿浓浓的人文气息，

还被庭院的往日之美折服。整个大院虽已物是人非，高楼深院，走马廊沿，亭台楼阁已被房改后搬进来的住户或拆毁，或扩建，当初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。但从几处遗存仍依稀可见，惠民坊顾氏庭院，先人是围绕三个花园布局的，为典型的苏式建筑，古韵尚存。顾先生向我介绍，宅院南半部建有一半亭，称“桂花亭”。取名源于这儿曾有南通老城唯一的、径直45厘米以上、树龄250余年的桂花树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保存至今的“西花厅”及“东花厅”，已建有300余年。顾先生打开西花厅厅门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花园，一棵200余年的瓜子黄杨，仍不屈不挠地向上伸长，气势不凡，仿佛向访客述说这儿曾经的沧桑，真乃稀罕之物。

西花厅楼上是顾氏先祖的藏书楼，曾存有众多樟木橱柜，内有清代木刻板线装《二十四史》、古籍古书、奏章底本、清代诰封、著书原稿，印书木版、名人字画、漆屏挂匾、古董古玩等。以上这些宝贝，在“文革”间被当成“四旧”，焚烧有四小时之久，火蹿几米之高，全成了灰烬，令人唏嘘不已。藏书楼的北面，是原顾家先祖的主人房，典型明三暗五结构，现有住户在内生活，看上去保存尚好，对房屋维护是好事，万幸也。由于全宅院呈南低北高，所以此房地势最高，防涝防潮。在主人房的院外有一口百年老井，已干涸，保存尚好，遗憾的是井口缺了一大块。顾先生指着缺口向我介绍，在抗战期间，大汉奸张伯苓手下一名官员狗仗人势，想强占西花厅，被主人拒绝。第二天这个恶棍就带几个彪形大汉，手拎大锤，将厚约十几厘米的井口砸坏，主人受了惊吓后，无可奈何，只能割爱。

看完整个院落，大多住户已腾迁了，留下久未修缮的房子，破烂不堪，摇摇欲坠。后院垃圾成堆，异味扑鼻。更让我忧心的是，这里电线多处乱拉私接，存在不少安全隐患，一旦不慎着火，如此珍贵的明清建筑将毁于一旦，不复存在，那实在是罪过之事。为此，我已经以西南营片的文物保护者身份，向主管部门提出了推荐，尽快将惠民坊顾氏宅院，列入文物保护单位，还一段历史，多一处遗存，了一个心愿。多么希冀我的梦想，能早日实现。

（感谢顾林昂先生审阅并提供史料）

编辑：严路景 美编：邵云飞 校对：曹云 组版：曹丽



史海回眸

小镇供销社

□程太和

供销社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已是一个模糊的词汇。但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来说，这里却是最热闹的地方。供销社大多设在公社所在地的小镇上，农村也有代理网点，叫代销点。

老家丁所公社社部所在地是个小集镇，叫丁家所镇。供销社就设在小集镇老街的中心位置，约有三四亩地的样子。供销社的全称是“海安县丁所供销合作社”。供销社与一般的“社直单位”不同，供销社的人都是吃定量粮的，老百姓称他们是“商业户口”“国家户口”。供销社的人财物管理权限属县，公社不得插手。在公社这块地皮上，与供销社同性质的单位只有粮站和食品站，但粮站与食品站的规模要小，人员要少。

丁所供销社与一般公社所在地供销社还有不同之点，一般的供销社都是新建的房子，丁所供销社则是土改时按照国家政策改造的几家商户的老房子，占地面积不大，房屋也不多。供销社分为两大块，临街的是生活资料门市部、生产资料门市部，门市部后面是办公室、物资堆场。堆场上，竹篱笆将农资化肥、煤炭、建材、陶瓷等分开隔离。门市部前是石板街，东南角是水运码头，东边是大会堂巷，西边不远处是篾店巷。生活资料门市部在供销社的西首，生产资料门市部在东首。生产资料门市部还附设糖烟酒、果品、日杂门市，老一辈人习惯上称为“南货店”。生活资料门市的房子比生产资料门市高大阔气，东到西全是由木头搭成的，每天店员们都要按照门牌号上编号上卸。生产资料门市只有一个老式大门对外，大门外铺着老石板，其中一块石板上有“万姓咸登彼岸”字样，一位老店员说，这石板是东街老石桥上的，这是桥头上一副对联的其中一句。这副对联的另一句也无法考证了，但现在把它放到供销社门口还蛮确切的。“万姓咸登彼岸”，到了这儿就是“万姓咸登此店”了。供销社生活资料门市自西向东分别是针织品、毛线、大百货、小百货、五金、文具、棉布等柜台。为了吸引顾客，生活资料门市还请了画匠画了不少广告画，其实那时卖东西无需做广告的，广告画只是起了一种美化环境的作用。丁所供销社的不少营业员都是公私合营后，从旧商业网点过来的，他们深谙做生意的门道。木杂柜上出售红糖、白砂糖，多包一层纸，少包一层纸，日积月累就有了盛溢。打酒、打酱油，用的是提勾（俗称“端子”），轻轻落、轻轻提，与快速起落，也是有区别的。棉布柜上扯布，放一寸与缩一寸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这不是说这些柜台上有些现象，只是说他们知道这些诀窍。一个供销社，上头对口了很多部门，有百货公司、糖烟酒公司、五交化公司、纺织品公司、农资公司、生产资料公司、建材公司、棉麻公司、土畜产品公司、废品回收公司等等，供销社的头头都得应付。

供销社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，好多老店员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。供销社还有些京剧票友，会拉京胡，会唱戏，“文革”时期，公社成立宣传队，供销社虽不属地方领导，但出力最多，表演《红灯记》片段时，“李奶奶”“李玉和”，都是供销社的营业员。

供销社东边的巷子叫大会堂巷。大会堂巷东侧北首是供销社的棉花收购部与茧站。每年深秋，这条巷子的人流量特别大，生产队里送来的棉花一担又一担，一车又一车。收购部里，棉检员逐一抽样检验，测定棉纤维长度与含水量，确定棉花等级。司磅员称重、开票，核算员逐笔结算，那时没有电脑，没有计算器，全靠一只算盘。经过这一系列工序，工人们再分类打包，送入仓库。整个棉花场上来不得半点差错，怎一个“忙”字了得。棉花收购部还是公社的信息收购站，每天的收购数字要报公社办公室。当天晚上县广播站的广播结束后，公社负责人接着又要通报各生产队的售棉进度了。大会堂巷的南首是水运码头，这码头是公社所在地仅有的两座水泥码头之一，还有一座是老街西头的轮船码头。收购部收下的棉花从水运码头装走，送到县城的东边的立发轧花厂。

因为供销社在老街上，面积不大，发展受到限制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供销社在老街西首的海耕公路上新征了一块地，建起了门市部、棉花收购部。老街上的供销社变成了菌种（蘑菇菌种）发酸室。至此，老街也由繁荣走向衰落。好在前两年纳入《江苏省村落保护名录》，现在老街又呈现出了新的生机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：574911059@qq.com

年酒之后请春鬚

□陈金国

习俗杂谈

饭桌上，有人提出：正月请年酒，正月之后约客叫请什么。七嘴八舌间，我沉浸到童年时代。

春二三月，远嫁女儿回娘家、娘亲探望出嫁女、出阁老姐妹串串门，很寻常。她们往往在主家一住十天半月，一般不在乎吃喝，粗茶淡饭就成，有蒸咸肉、炖鸡蛋、炒螺蛳就是大餐，来个鲜肉烧咸鱼，她们感谢主人要唠叨三百遍。这些老客们，在乎饭后茶余，跟村庄上各家来走亲戚的聚在一起，不论长辈晚辈，没大没小、没遮没掩、天南地北地闲

聊，平日里闷在心里的话、想着憋屈的事，在海聊中都如同抓在手上的花生、瓜子，经三番五次拨弄，壳脱了，仁香了。有闲空的人，走亲戚能持续到麦收时节。奶奶常常讲“拜年拜到麦上场”。我不知道年酒之后请什么酒的说法。

嘈杂争论中，年长者说：正月请年酒，年酒过后请春“zhi”。请春“zhi”，新鲜，众人在好奇心中表示认同。问题来了，是哪个“zhi”，“zhi”字怎么写呢？一段平静后，答案次第登场，戏谑的、打诨的、直觉加论证的，都有说辞，都有道理，都有破绽。我默认为“鮓”。春节过后，鮓鱼上市。鮓鱼形状像淡水鱼青鲲，肉质肥嫩，生活在浅海或咸淡水交汇的河口，易于捕捞。十多年前，菜花绽放时节，在

海安老坝港海边，买了渔人扳罾板上的两条活蹦乱跳的鮓鱼，就近送到饭店，请师傅现煮，鲜香柔嫩的滋味，想来就满嘴生津。餐桌上现场拿手机百度一下，见鮓鱼条目下有：当地自古有“春鮓夏鮓”说法，更加确信，应写作“鮓”字。

再碰头吃饭，请春鮓又被提起，答案还是莫衷一是。我对作鮓字讲，不很自信，尽管可以举李堡一带百姓玩笑俗语“请你吃鮓鱼头”（表示有名无实，鮓鱼头没肉），来从旁佐证，但毕竟只是揣测。问题在，总得设法解决。回家后，翻看相关材料，得一鮓字。查1980年8月版《辞海》，鮓：肉还没有烂尽的鱼殖。《礼记·月令》“孟春之月掩骼埋鮓”郑玄注：“骨枯曰骼，肉腐曰鮓”。那么，日常生活

中肉制品或油制品放置时间长而变质，腐了的鮓，非此鮓莫属了。于是，解释春鮓，多了一个视角。